

海伦·玛克英娜著
杨建中译

HENGSI
XIANSHANG

生死线上

鹭江出版社

生死线上

(美) 海伦·玛克英娜 著

杨建中 译

鹭江出版社

1985年·厦门

生 死 线 上

(美) 海伦·玛克英娜 著

杨建中 译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5.5印张 2插页 101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0

书号: 10422·07 定价: 0.7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间谍题材的长篇小说。开篇伊始，作者便以扣人心弦的悬念紧紧抓住读者：一位美籍教授突然在巴黎遇见一位“死”而复生的纳粹分子，并受到神秘的跟踪。当教授将此事告知他的学生克雷格后，旋即被人谋害了。克雷格从此与美苏两大间谍网结下了不解之缘，引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谍海大战。

作者海伦·玛克英娜是著名的小说家，擅长描写间谍题材。她以深远历史背景，奇巧的构思，诙谐质朴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第一章

四月的巴黎，稀落的雨点和一阵突起的凉风，打消了人们想趁傍晚外出游玩的美意。克雷格懊恼地想中止沿圣哥门林荫大道的漫步。他向上伸展六呎的躯体，越过人群的头部环视四面，寻找可以躲雨的咖啡店。

林荫大道两旁有许多咖啡店，大多数外面还排列着一排排招徕顾客的桌子。或许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五点半人们要赶着回家，或许因为害怕遭大雨淋，人们都匆匆行走。偏偏有个人却漫无目标地向克雷格这里走来。他差点撞上克雷格才停住脚步。这个人似乎显得焦虑不安，象受了惊似的。克雷格马上认出这张长长的面庞，那双好看深邃的眼睛，以及那个高阔的额头。“啊，”他吃惊地叫道，“这不是萨斯曼教授吗！”

萨斯曼教授听见有人叫他，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我在哥伦比亚听过你的课”克雷格困窘地解

释道，“那是在你去伯克来之前的事。”

萨斯曼瘦小的身体被行人用肩膀挤到一旁，险些要跌出人行道，克雷格连忙扶住他的胳膊。萨斯曼脸上那赤裸裸的恐惧神态似乎消失了，他热情地笑起来。“我记起来了，你是约翰·克雷格，对吗？当初我没有说服你当一个考古学家，我现在还为此深感遗憾。你很有钻研精神。”他的声音忽然又变得十分紧张，恳求地说：“请陪我喝点东西，有时间吗？”

克雷格点点头说：“如果你不在乎走回头路的话，我们可以在下雨前赶到多伊克斯·马古茨咖啡馆。”

萨斯曼摇摇头。“那儿太喧闹了。我知道另外一处地方。”他拉着克雷格拐上另一条小街。“我过去住在巴黎时常到这里。青年知识分子很喜欢在这里聚会。”

当他俩走到这家咖啡馆，看见一幅窄窄的褪了色的天遮遮住两排可怜的小桌子时，萨斯曼失望地停住脚步。那里只坐着一个留小胡子的年轻人和一个姑娘，俩人神情郁郁，默然无言。“噢，哎，”教授老于世故地说道：“任何事情都会变化，我们就坐在外面让雨赶我们时再进去，好吗？”

他们坐了下来，要了饮料。萨斯曼似乎惊魂初定。他选择了一张座椅，从那里可以看到五十英尺

之外的林荫大道。而克雷格却面对一条狭窄曲折的小街，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隔着五张桌子的那位姑娘。尽管这姑娘愁眉不展，一双忧郁的大眼凝视着对面那位面露愠色的男子，但仍不失为一个漂亮女郎。

克雷格回头看一下萨斯曼，只见他目不转睛地瞅着林荫道，那恐惧紧张的神态又重新回到脸上。克雷格也掉头向林荫道那边望去，教授赶忙警告道：“别向那边张望，他已经走了。他没看见我们。”

“有人跟踪你？”克雷格怀疑地问道。

“或许如此。但没关系，他没看到咱俩。我们来谈一些家常事吧。你到巴黎干啥？”

“我是上意大利和希腊路过这里。如果钱够的话，我也许还会去土耳其。我想看看特洛伊。”

“是这样吗！或许我可以稍稍使你改变主意？”萨斯曼高兴地说“让我想想——你研究近代史？第一次世界大战？……”萨斯曼费劲地回忆着。“封锁是战争的一种武器。你是要就此写论文吧？”克雷格点点头。“你现在正在旅游，打算写一本书？”

“如果万事如意，我确实有这种打算。”克雷格感到一阵脸红。老萨斯曼真的还记得他……及他那小小的抱负。“近来我一直在研究作为战争动机的贸易路线。”

“从特洛伊战争开始？当然，现在关于霸权扩张主义的主导论点是报纸、电视——出了什么事了？！”

“没什么，”克雷格故意用淡漠的语气说道。他想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而又能让萨斯曼转头去瞧那小街巷。“我在瞧这雨，不知它在我该离开之前会停吗？”在雨中，他见到一个人缓步走来，又退身站进一个门阶里。“你对巴黎十分熟悉，对吗？”他问道，“这条小街通往哪里？”他暗自想道，自己的提问真愚蠢，但还是急切地等候对方答复这幼稚的问题。

“通往圣哥门大街，它象巴黎许多小街一样弯曲曲曲。”

“你在巴黎住过多长时间？”克雷格问道。他竭力把注意力放在饮料上，不去注意站在门檐下的人。

“我一九三四年离开德国来到巴黎。我在这里教书，娶了一个法国姑娘，有两个孩子，到了一九四〇年——”萨斯曼扬起双手。“朋友们为我的人取了假名，救了他们，但却无法掩饰我的身份。”他笑着点点自己的鼻子，“我最后到了奥斯维兹集中营。朋友，这就是我到欧洲的原因，我来做证人。我刚上德国的法兰克福——”

“参加审判战犯？那一定是个痛苦的经历。”

“但必须这么做，我在那作证起诉一伙纳粹分子。”

“他们一定声辩说，他们仅是执行命令吧？”

萨斯曼点点头，“他们的声辩也是实话。有一个人指挥他们的屠杀行动，至少说是负责——”他停止了话语，“那人被埋在柏林的英军占领区，我亲眼见到他的坟墓。”他闭起双眼，“他的名字叫海因里希·伯格。”

“啊，现在你可以回伯克来了，你觉得那里怎样？”

谈起伯克来，萨斯曼脸上顿时流露出孩童般的喜悦。“我们住在一座山顶上，可以俯瞰海湾，眺望日落。花园里有桔树，同时又长着桔子又开着花。郁金香上也同时开着玫瑰一样的花！”

克雷格也被逗笑了。“我真想不到你还是个园艺家呢。”

“噢，玛丽是园艺家。我只是闲暇时在一旁看看，给予一些指点。我打算明天离开巴黎，星期五前我就可以赶回家。”

家……，这个流亡者到底有了安栖之处了。

“我本来并不打算到巴黎，可玛丽要求我来看看她的法国亲友。”他觉察到克雷格的注意力在另一边。他也转头朝克雷格的目光那里看去。他顿时双目圆睁，赶紧回头面对克雷格。有人从门檐下走出

来，向咖啡馆走来。

“要我陪你回旅社吗？”克雷格关心地问道。

“不，这么做等于承认我已经认出他。”

克雷格看到恐惧的目光又出现在萨斯曼的眼里。他越发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这家伙。”

“在圣哥门大街上。我正在买报纸，忽然他站到我的身边。他等待着我跟他照面，我想——但愿我脸上毫无露出任何表情。我尽量不在意地离开那里，心里却吓了一跳。”萨斯曼的声音几乎象耳语一般轻。“我是见到一个死去的人漫步在巴黎街头。”

一阵缓慢的脚步声停了下来，可以听见那人就座的椅子发出的磕碰声。那人放下黑色外套的领子。他个头高大，约摸五十来岁，一头黑发微微曲卷，只是双鬓有几丝白发，端正的脸上露出稳重和蔼的神态。他要了一份苦艾酒，既不打量那对愁闷的年轻人，也不注视萨斯曼和克雷格。他看来象是一个得志的律师或外交官——对任何人都毫无威胁。一个遭雨淋的男人和其他几个人一道走进咖啡馆，又有两对夫妇和一个穿着扣得紧紧的湿透的外套的金发年轻人走进咖啡馆。

萨斯曼克制着慌乱的心情：“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书，”他说：“我有朋友在希腊和意大利，我可以将

他们的名字寄给你。”他抽出一支铅笔，“你在巴黎住在哪里？”

“荣誉旅馆，在路德卡斯蒂格里奥大街。”

萨斯曼在一个信封的背面记下他的地址和姓名。“我在离开巴黎时会将朋友名单寄给你。”

“对不起，”一个人用法语开了腔。“我的手表停了。请你告诉我一下时间好吗？”那个身穿黑色上衣的人站在萨斯曼旁边说道。

萨斯曼异常镇静，从容地掏出一块银表，端详了一会，然后仰头看着那张彬彬有礼的脸。“准六点二十二分。”

“谢谢。”那人走出咖啡馆向大街走去。

“我连他离开桌子都没注意到，”克雷格惊惶地向那张桌子瞥了一眼。他看见那个金发青年穿着淋透的上衣正站在门口注视着他俩。然后，他点燃一枝香烟又回到咖啡馆内。克雷格说道“看来你认错人了，你并不认识这人。”

“我并没有认错人，他就是海因里希·伯格。我现在敢肯定。”

“可是自从你在奥斯维兹见到他，时间已过了二十年了。”

“然而，我们三十年前同在慕尼黑读书，五十二年前都出身于格鲁纳沃德，那里离慕尼黑并不远。你注意到他左边眉毛上的那道细长的小疤痕吗？那

是我们在翻墙越入一家果园时，他被一块碎玻璃片割破的。他模样变化很大，过去他身材单薄，有着一头金色的头发，——但是他眼睛上的那个疤痕却变不了。问题是：他发觉我认出他了吗？”

“你的表情使我相信你不认识他。”

“那么我得感谢你使我从震惊中镇定下来。”
萨斯曼微笑道，“他试图想用这种作法认清我。他知道我在巴黎，在法兰克福，我曾将我的行程告诉过记者。他可能在我走出旅馆时便盯上了我，然后选择售报亭同我照面。但是那时他还没肯定地认出我，就又跟上我，再次同我照面。现在我要赶回旅社，将这事打电话告诉美国大使馆，如果使馆已经关门下班，我明天将在去飞机场的途中弯到那里。要是大使馆不采取措施，我就打电话到法兰克福。”

克雷格没料到教授有这种办事果敢的精神，他为此感到惊讶。

“你以为这一切都是逝去的往事吗？”萨斯曼问道。

“不，但我想你又将再次回到法兰克福出庭作证——”

“那是值得的，”萨斯曼严肃地说。然后他微微一笑，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过了桥的水仍在流动，下游还有许多其他的桥，人们同你一样站在

桥上。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提醒你们警惕这股潜流的破坏力吗！”他热烈地同克雷格握手道别。“我的旅馆在大街那头，你最好呆在这里。”他扣上衣服。“我准备遭受雨淋。祝你著作成功，克雷格。”说完，萨斯曼转身离开。

克雷格一边目送着教授离去，一边厌烦地听那对青年人的争吵。难道这算是某种谈恋爱的方式吗？这对白痴，他心里想着，转身走进亮着柔和灯光的咖啡馆内。这时，那个身穿湿衣服的金发青年从里面匆匆走出，克雷格赶忙让到一旁，避免与他相撞。金发青年走后，克雷格在咖啡馆柜台又饮下一杯酒。

雨刚刚小下来，克雷格便走出咖啡馆。看见那位姑娘一个人坐在外边，正在无声地哭泣。克雷格望着她的脸，心里踌躇着，这默默的哭声使他深为不安。姑娘竭力站起身来，却被绊倒在一张椅子

里，克雷格赶紧扶住她的胳膊，稳住她的身子。

“没事吧？”

她听得懂英语，点了点头。接着抽回自己的手臂，吸一口气定了定神，把脸转开。咖啡馆侍者喊道：“太太！请付钱！”克雷格瞅见桌上的标签，明白她的男朋友格兰德·埃克依特忘了付款。她掏着钱包，手提包却掉落在地上，里面装的东西散落一地。她付完帐，克雷格已经捡起一个小粉盒、一支

唇笔和几把钥匙。她勉强控制住感情，对他说了声“谢谢！”然后走上街道。她长得真美，他想着。光柔清滑的黑发，白皙的皮肤，深蓝色的眼睛。她的身体颤动了一下，用手紧了紧雨衣的带子，沿着马路走着。她双腿颇长匀称，脚上穿着合适的高跟窄鞋。

他在拐弯口赶上她。她迟疑着，仿佛那匆匆过往的车水马龙使她望之却步。“如果我租一部车子，允许我捎你回去吗？”他关切地询问。

“不，谢谢你。”

“那么我租一部车，你愿意乘它回去吗？”

她低头掠了一眼手提包，摇头拒绝。大概包里只剩下几法郎了吧？他看见一部出租汽车，便示意它停下，车子似乎很惊奇地停下。“我要送你回去，”他语气坚决地说。“你穿这种鞋走回去会发疯的。”他拉开车门：“请进，我不会咬人，甚至不会吠叫。”她钻入车内。“在哪下车？”他更为礼貌地问道。如果她住在数哩之外才算他走运了，那么他将迟于约定的时间见到休和乔治；这是当弟弟的迎接四年未见面的，才从莫斯科回来的姐姐、姐夫的好方式。“我该在哪让你下车？”

“路·波拿巴特旅馆，”

“正好顺路。”他对此深感惋惜。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抬着头，目视前方。克雷格

信守诺言，缄口不语。他意识到她又快哭了。当他打开车门让她走下汽车时，只说了声：“我建议你服两片阿斯匹林和一杯加热的威士忌。”

她强作微笑。“但愿我没使你误事。我——”她迅速转下身子，咽下了后面的告别话。他望着她，好一会儿才又坐上汽车。

怪可怜的姑娘，什么都使人感到怜惜。他希望她有幸再找上一个好男友。

第二章

克雷格很迟才到穆莱斯旅馆的法拉戴夫妇住的套间，他带了一瓶一九五五年出产的海德西克酒作为道歉物。他姐夫解释说，一个新闻参赞本配不上住这种高级套间，但你姐姐理应享用它一个晚上。乔治更瘦了，眼皮下也出现了皱纹。她紧紧抱住克雷格——他一向是她最喜欢的弟弟。“噢，见到你真使我高兴！约翰，你一点没有变。”

克雷格拨弄着姐姐的头发。“为什么说只住一个晚上？”他奇怪地问道。“你们不是计划在这里呆一个星期吗？”

“我们必须明天赶回华盛顿。”乔治用手指了指一张支在窗户旁的饭桌。“我想我们就在这里用晚餐。待会儿几个朋友要来，他们都曾经在莫斯科住过。”

“他们都是‘我到过那里’俱乐部成员”，休说道。“对不起，约翰，我们必须见他们。我们之

间有紧密的关系——我们都是外交和平的老战士，我们只能在此呆一个晚上，几乎可以说根本没到这里——”

克雷格朝姐夫望着，只见他边倒香槟边对他淡然一笑。“我们差点被拘捕。”

克雷格拿这话开了个玩笑。“请别对我讲你在干斗蓬和匕首的活动。”

“我们没经过那种训练，也没有那个能耐。那是莫斯科硬栽在我身上的罪名。”

“难道你不明白，”休不耐烦地说道，“他们这么多大使馆人员在从事间谍活动，他们要经常往自己脸上贴金，所以他们会诬陷我们。”

“休，可我们也有间谍，”克雷格说。

“所以我们是半斤对八两，都应当受到同样的谴责？噢，约翰！”她坐下，极力缓和一下语气。

“乔治四天前被捕过，”她说。

“什么？”克雷格险些洒掉杯中的香槟酒。

乔治尽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轻松。“噢，那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多亏休的援助，我在五小时后即获释放。我老是想到巴洪，耶鲁大学教授，他去年十二月被捕，几个星期内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事，他也毫无过失。有件事你要记住，约翰，当我们拘留一个俄国佬时，我们有确凿证据指控他的违法活动。而俄国人则是虚撰事实捉我们的人。暂且不论